

## 年味

◎曾繁梅

年,近了。年味,浓了。小时候,进入腊月,父母就开始忙年,年味便升腾起来。准备穿的自不必说,就说说吃的吧。

记得家里最先准备的是酸甜可口又好吃的辣丝丝。诸城过年,辣丝丝如同烤肉、豆腐、馒头等,是必备的。做辣丝丝,先是准备辣菜疙瘩、萝卜、白醋、白糖等。那时家家菜园都种辣菜疙瘩、萝卜,秋天收获后,埋在地里,用时挖出来,将辣菜疙瘩切丝。因为我家都爱吃辣丝丝,做七八坛子,所以要切很多丝,有时只切丝就需要一天多时间。萝卜,不是现在我们常见的细长的潍县萝卜,是那种大而圆的萝卜,它主要是切片用来放在坛子底和周围的。还要备些花生米等,白醋、白糖要用多少,我还真不知道。从小到大,我觉得唯有我们自己家做的辣丝丝好吃。可能这里面浓缩着亲情和乡情吧。我们家已有二十多年没有自己做辣丝丝吃了。虽然每年春节期间仍然买诸城辣丝丝,但怎么吃不出家里做的那个味道了。

诸城烤肉也是过年必备。小时候,村里家家都养猪,我们家也养,主要为过年杀来吃,猪肉多的也卖给要肉的邻居。记得腊月初十后,爷爷和父亲都是将自己家里养的大猪,找人来杀。收拾好后,将猪肉等烤着吃。没有杀猪,父亲也会从工厂里或者食品站买回来猪头、猪蹄等,制作成烤肉。记得烤肉时,是将红糖放锅底,然后将事先煮好的猪头、猪肉放在特制的铁篋子上,盖上锅盖,最后用柴草烧锅烤。烤肉时那浓浓的烤肉香气,会飘得很远很远。

做大豆腐,我们家一般在腊月二十左右,是在母亲将必备的厚厚的煎饼摊好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开始准备的。做大豆腐,必须前一天先将豆子选好泡上,第二天早起磨,家家都是早起来用自己家里的石磨碾压。推磨,于我,很是头疼。因为转小小的圈,我会头晕。所以,母亲很少让我推磨。当然,姐姐们推得也不多。因为母亲能自己推都是自己推。而且她起得很早,我们醒来,她已经推得差不多了。磨豆子一般是母亲的活儿,但做豆腐基本是爷爷和父亲的活儿。那时唯有做豆腐这天,我们能喝上美味的豆腐脑。那豆腐脑,是现在外边买来的豆腐脑没法比的。

腊月二十八把面发。这天,家里主要是发面蒸馒头、豆包等。过年蒸的豆包是我的最爱。而那用自家大锅和沙石炒的花生等更不用说有多好吃了。不说吃的了,再说,自己都垂涎三尺肚子咕咕叫了。现在说说那为过年而热闹起来的鞭炮声和锣鼓声吧。那时,很多村为过年都会有耍龙灯、玩高跷的。腊月闲下来后,村里就会敲锣打鼓组织排练,参加的年轻人居多。高跷队里,有人装扮成孙悟空,有人装扮成猪八戒等。正月初一开始,村里就会热闹起来,时常有高跷队过来。锣鼓一打,村里男女老少不管干什么都会扔下手的活儿,跑到大街观热闹。

当然,那时的年味里更少不了的是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和孩子们嬉戏的欢笑声,可真是鞭炮声声辞旧岁,锣鼓喧天迎新年。

## 年是一坛让人心醉的老酒

◎胡明宝

从农历和传统文化深处走来,年的根扎在乡村。年的脚步也总是先于城市抵达。

当我在县城和往常一样忙碌时,台历上的“腊月二十”像一束光照亮了我疲惫的眼眸。腊月二十?这怎么说,一条“龙”已不知不觉从遥远处腾云而来,一步步走近属于它的年华。

我拿出手机给老家的母亲打电话,母亲正在赶大集,手机里能听得出热闹非凡的嘈杂。母亲说:“我要买年货,买过门钱,买红枣、买黍子面蒸年糕……”母亲在和一个小贩讨价还价,没说完,便匆匆挂了电话。

我看向窗外,大街上人来车往,一切仿如日常,嗅不出年的味道。

但在农村,在老家,每个人却早早接到了年的请柬,他们已为年的“大驾光临”而幸福地奔波、采购、置办需要的一切。

年和所有的传统节日一样,喜欢乡下。

腊月二十三,扫舍的日子。我请了假,驱车回老家。穿过邻村,每条街上都挂起了红灯笼,在风中喜气盈盈地飘动,一种深埋的激动泉水一样涌上心头,荡漾起来。

我小时候,每打扫房子前,能搬动的家具先要搬到院里,不能搬动的,用报纸、塑料纸盖好。一切收拾妥当,爹便在房中间放一把椅子,椅子上立一个威风凛凛的红衣炮仗。用火柴点了,“咚”一声炸响,房间四壁,房梁檩条、犄角各处的蛛网烟尘便纷纷坠落。爹戴着斗笠,舞动着长竹竿,竹竿梢头绑一把崭新的笤帚,哗哗哗,扫尽一年

来的日月风尘。我帮着搬动家具,打扫地面、擦洗门窗,虽然赚个灰头土脸,冻得小手通红,但看到四壁不染纤尘,窗明几净,一份小小的成就感便冲走了劳作的“苦”。

后来,房屋吊起铝扣板顶棚清扫更加方便,放炮仗的传统项目也省掉了。但扫舍却像尖子生做作业,一年一年认真真,从不马虎。

回家后,换上一身旧衣服,立刻洒扫庭除。母亲做助手,大扫帚,吸尘器,拖把、抹布,各种工具齐上阵,一番下来,热汗涔涔里,似乎感觉到年的呼吸扑面而来。

腊月二十六,母亲打电话说,已蒸好了馒头、年糕、花饽饽。又赶了一个集,买了鸡鸭鱼肉、水果蔬菜、糖果瓜子。我一再提醒,超市大年初一就上班,好多商店也不打烊,一切都方便,天气又渐暖,不要准备太多。母亲嘴里答应着,等我抽空回家,一看,琳琅满目的年货还是摆了半个屋子。无奈叹息的同时,也更明白了母亲背后的用心。置办年货,对她来说,是根深蒂固的习惯或者一种多多益善的执念,年货办少了,就没有了年的味道,年年似乎也少了一份应有的富足之气。

县城的店铺门面、大街小巷,仿佛一夜之间都挂起了彩灯、气球,公园里各式花灯也金灿灿,红彤彤地亮起来,流光溢彩,年味涌流。街上采购年货、衣服、家电的人群熙来攘往,热闹非凡。

年,终于走遍了乡村和城市。盛大隆重地来到了人间。

腊月二十九,我们一家回老家和

来的日月风尘。我帮着搬动家具,打扫地面、擦洗门窗,虽然赚个灰头土脸,冻得小手通红,但看到四壁不染纤尘,窗明几净,一份小小的成就感便冲走了劳作的“苦”。

后来,房屋吊起铝扣板顶棚清扫更加方便,放炮仗的传统项目也省掉了。但扫舍却像尖子生做作业,一年一年认真真,从不马虎。

回家后,换上一身旧衣服,立刻洒扫庭除。母亲做助手,大扫帚,吸尘器,拖把、抹布,各种工具齐上阵,一番下来,热汗涔涔里,似乎感觉到年的呼吸扑面而来。

腊月二十六,母亲打电话说,已蒸好了馒头、年糕、花饽饽。又赶了一个集,买了鸡鸭鱼肉、水果蔬菜、糖果瓜子。我一再提醒,超市大年初一就上班,好多商店也不打烊,一切都方便,天气又渐暖,不要准备太多。母亲嘴里答应着,等我抽空回家,一看,琳琅满目的年货还是摆了半个屋子。无奈叹息的同时,也更明白了母亲背后的用心。置办年货,对她来说,是根深蒂固的习惯或者一种多多益善的执念,年货办少了,就没有了年的味道,年年似乎也少了一份应有的富足之气。

县城的店铺门面、大街小巷,仿佛一夜之间都挂起了彩灯、气球,公园里各式花灯也金灿灿,红彤彤地亮起来,流光溢彩,年味涌流。街上采购年货、衣服、家电的人群熙来攘往,热闹非凡。

年,终于走遍了乡村和城市。盛大隆重地来到了人间。

腊月二十九,我们一家回老家和

## 过门钱

◎肖胜林

父亲在世时,曾问过我过门钱的起源,我想了一下,看过的书中并不记得有关于过门钱的只字片语,便摇头说不知道。后来闲时读书时,便特别注意关于描写过门钱的诗词文章。有一年腊月,一个微雪飘落的日子,我围炉闲读,看晚唐诗人韦庄《立春》诗句:“殷勤为作宜春曲,题向花笺帖绣楣”,倍感亲切。这样看来,在唐朝,有人已经在过春节时将制作精美的花笺,贴于门楣之上了。又偶一日,读到一首词《龙眠杂忆时令类》,词中写到:“桐城好,元旦贺新年,大族中堂悬福字,小家单扇贴春联,处处挂门钱。”做这首词的是诗人姚兴泉,清朝雍正、乾隆年间人。“处处挂门钱”,可见春节挂过门钱的习俗,在清朝已是盛行。

除夕,父亲早起,熬了浆糊。父亲踩了凳子,在屋门门框上刷了浆糊,将春联仔细地贴好。“天增岁月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门”,我记得村里老先生总是给我家写这样一副春联。春联贴好,父亲拿笤帚清扫一下门楣,抹了浆

糊,我拿着那一沓过门钱,听父亲安排:“大红的。”父亲说。我急忙从一沓过门钱中找出大红的过门钱递给父亲。父亲接过过门钱,端端正正地贴好。黄色的过门钱一定要贴在门楣正中,紫色的要贴在门楣最右侧。“紫气东来嘛!”父亲笑,我也笑。

门楣上贴好过门钱,窗框上也要贴。过门钱贴好,父亲从凳子上下来。我和父亲总要再端详一下大红的春联,端详一下色彩明丽的过门钱。春联、过门钱相映成趣,浸染岁月痕迹的门窗变得靓丽而有生机。

剩余的过门钱会被贴在灶王上,贴在粮囤上,贴在牛槽上,甚至贴在自行车上。微风过处,过门钱轻舞,整个小院焕然一新,洋溢着祥和喜庆的气息。

如今的过门钱,纸张变厚了,有的镶嵌了金色的箔纸,更有了套色的图案,看上去越发喜庆。大年三十,家家户户贴春联贴过门钱,春联红墨文,过门钱霓裳五彩,年味扑面而来。

诗,有的只是陶醉。故乡的年味实在、透彻,它首先是对联和鞭炮铺设而成的,可以说,年味飘到哪里,哪里就呈现一片红色的光芒。传说中那古老可怕的“年”,已经在阵阵噼啪作响的红色中结晶成了群体的芳香,亲抚着漫长的历史,演绎成乡村里奢侈的典礼,操持着生命的盈亏。难怪古人会饶有兴致地吟道:“听烧爆竹童心在,看换桃符老兴偏。鼓角梅花添一部,五更欢笑拜新年。”

原来自古而今,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这样敞开心扉,酣畅淋漓地来体验新春佳节的。

故乡的炊烟还在,盘旋着日子的繁忙,风风火火的,直飘远方。晚归的游子,嗅到了年糕的清香,铺天盖地渲染着一种兴奋,一种眷恋,一种感动。步履蹒跚的父母,在眼角的皱纹里蓄满了欣慰,他们一边准备着丰盛可口的晚宴,一边构思着儿女远足的行囊。

回家的路程并不遥远,从汽车发动到迈入家门,至多不过一个小时,省却了旅途的劳顿和奔波的疲乏。然而世俗的喧嚣不见了,心灵的孤寂消失了。品尝着乡村里浓缩的年味,似在读一首意境悠长的小

诗,有的只是陶醉。故乡的年味实在、透彻,它首先是对联和鞭炮铺设而成的,可以说,年味飘到哪里,哪里就呈现一片红色的光芒。传说中那古老可怕的“年”,已经在阵阵噼啪作响的红色中结晶成了群体的芳香,亲抚着漫长的历史,演绎成乡村里奢侈的典礼,操持着生命的盈亏。难怪古人会饶有兴致地吟道:“听烧爆竹童心在,看换桃符老兴偏。鼓角梅花添一部,五更欢笑拜新年。”

## 烟花迎新年

◎赵珺瑶

我第一次见烟花,正是那寒冬过年的时候。我们站在台阶上,捂着耳朵仰着头,忽的,一朵烟花直冲天空,眼睛直随着烟花走,脸是红红的,眼是亮亮的,心是砰砰的。

我从小就是个“不安分”的孩子,爬墙、上树、下河,每一样都“精通”。“窜天猴”是我常放的鞭炮,它身躯小小的,有一条长长的尾巴。“从一把的鞭炮里选出一根,用小树枝把地面戳得松松的,再用力地把“窜天猴”的尾巴往土里一插。等看它牢牢立住,就拿出香来靠近它的引线。香是在室内就已点好了的,被风一吹,燃得更旺,只轻轻一靠,那引线立刻就烧起来。就在这时我直起身,不慌不忙向后退两步,只听“嗖”的一声,它升到空中,“啪”的一声炸响,空中便盛开了一朵绚丽的礼花。

然后是“小蜜蜂”。“窜天猴”尚且有大胆的孩子敢拿在手里放,这个小东西却从来没人敢招惹。往往是在手里点燃,然后远远扔出去,虽然闪亮得很好看,但却没什么可玩性。唯一一次,我们几个大胆的孩子收集了七八个“小蜜蜂”摆在院子,三个人从三个方向点了去。等引线都点燃了,我们立刻转身,直憋一口气冲到屋里,合上门挤挤挨挨地趴在窗前,鼻子贴在玻璃上,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,紧盯着那一只只在院里“嗖嗖”转圈的“小蜜蜂”。

记得一年春节,我将五只大烟花并非摆好,依次点燃了它们的引子。一路跑上了台阶,然后转过身去看烟花。在烟花迸发的那一瞬间,母亲伸出已经提前搓暖了的手,放在我的肩上,在寒冬里捂住了我的脖子,那一刻那温暖了我很多年。在突如其来的温暖里,我抬起头,看漫天烟花飞舞。

烟花升空,一放又一岁;惊雷炸响,一响又一年。那一刻的烟花炸得真是漂亮,那一刻的时光真是美好,我情愿就在那里长长久久地站下去,永永远远缩在母亲怀里看烟花,一年一年又一年。

## 我眼中的春节

◎陈佳轩

春节,是我心中最温馨而难忘的节日之一。随处可见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,大街小巷热闹非凡,整个城市仿佛笼罩在红彤彤的暖意中,欢声笑语传递每个角落。

春节是我一年中最期待的节日。桌上摆满香喷喷的年夜饭,家人围坐在一起,分享着美食的喜悦,感受家的温暖和幸福。春节期间的庆祝活动更是丰富多彩。红红火火的烟花爆竹,舞龙舞狮的表演,无不让人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。

然而,春节对我而言,更是一种精神寄托。这段时间,我可以专心感受家庭的温馨和关爱。这种独特的节日氛围,让我感受到岁月的流转和生命的变迁,激励我更加珍惜时间,为自己的梦想不懈努力。

同时,春节也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传承时刻。和家人共度欢乐时光的同时,我会主动倾听长辈们的聊天,了解春节的传统,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。这种传统的传承不仅仅是一种责任,更是一种自豪和自信的来源。

春节也是人际关系更加融洽的时候。亲朋好友齐聚一堂,彼此之间分享喜悦和快乐。通过拜访亲友,互赠红包和瓜果,我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亲情、友情的珍贵。这种联系不仅是一种社交礼仪,更是一种心灵的愉悦。

“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”,我眼中的春节是一个融合了传统文化、家庭温馨和个人反思的特殊时刻。在这个节日里,我感受到了生活的丰富多彩,也汲取到了前行的力量。

